

黑罂粟

刘立云 著

Hei Yings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Hei Yingsu Hei Yingsu Hei Yingsu

27
65



黑 罂 粟

刘立云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 印张 4.625 · 字数 83,000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 199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5033-0166-x/I · 139

定价:2.20 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黑罌粟缓缓开放

——序

蔡椿芳

立云的诗集《黑罌粟》即将出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四年前，他曾送我与人合出的半本诗集（《红杜鹃、紫杜鹃》，1986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扉页上题了几句话，原文我记不住了，大意是：请记住，这些诗虽然死了，但写这些诗的人却还活着之类。接下来的时间证明这话没白说。

尔后果然见立云写了不少漂亮的战争短诗。先是见到手稿，在云南前线，一首《红色沼泽》让我感到惊讶，好象他突然换了个人似的。情况正如周涛后来指出的那样：它有一副旁观的姿态和意味。我很喜欢这首诗。这首诗被收入立云另一本战争诗集《红色沼泽》（“萌芽丛书”）中。

《黑罌粟》算是立云完整的第二本战争诗

集。

从某种意义上讲，立云这本集子里比较重要的战争诗，我认为都算是1987年夏天云南前线之行的结晶。当时立云约我和简宁一起去前线参加“战壕诗会”，转了几个战事不冷不热的地方；但战区里那种升腾死亡气息和英雄精神的氛围，的确感染了我们。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使用“战争诗”这个词时显得犹豫而又谨慎。的确，诗就是诗，战争诗这个概念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好在这几年说多了，大家也就知道了它的所指（尽管概念的外延依然模糊）。我使用这个词也是为了叙述方便。

继续说《黑罍粟》。

“感谢文字！它给我们提示了那些完整的有待清晰的过去，唤醒并凝结了那些早已消逝的温馨的日常生活经验。”这几句话，不是对《黑罍粟》具体的感叹，而是对文字艺术广义与抽象性质的认识。至于立云所伏案的工作，在努力表达他那些对战争现象或多或少带有幻历性质的朴素感受与观念的同时，完成了诗歌形

式与他自身生活方式的联系。这是一种让我认同并敬重的联系。记得立云曾对我说过，诗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他的安魂曲。我认为立云的这种看法无疑会使他的写作过程得到净化，使他的诗明显地保持着一种语气的严肃与纯粹，进而读者也被适当地控制在一定的距离上。这种距离感使他的诗在无意或有意间增添了弹性；文字语言也起到了它应有的和被扩张的作用：渲泄了他的想象力和激情，又准确地传达了他所怀有的——对尖锐暴露在人类整体冲突表面并连续消失的那一部分生命的——深切同情态度。进而立云的战争诗获得了他自己富有生气的表达风格，这种风格以浑厚的底蕴、自然的语感、精致的结构几部分组成。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立云的诗歌发展的良好倾向。

回家的路已经迷失

红土用温暖的植被覆盖起士兵

这两行温情脉脉又满含忧伤意味的诗句，出现在《隔墙的声音》里。它基本上可以反映立云整体的诗歌态度。他以质朴的眼光，注视着大地，注视着大地里深埋的士兵的骨骼，进而倾

注自己的深情使之复活。然后士兵复活了。士兵的灵魂从冥冥的天光里返回来，撞响墓壁：“隔壁有人吗？”诗就是这么结尾的。

显然，“隔壁有人吗？”这是一个死者的呼喊，它甚至比死亡更能使人震撼。很简单，诗行里弥漫的孤寂情绪比死亡本身更深入。换句话说，一个死者当死亡不能结束他对理解的渴望时，他被否定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这是立云生命意识领域里一片巨大的阴影，他作为一个战争诗人的灵魂在其间不息地挣扎，翅翎上脱落的灿烂羽毛以美丽的诗句各自飘然远举。这是一种绝望中的升华，一种虚拟的安慰。于是有了《仰望故乡》：

生在故乡死在故乡埋在故乡
永远听庄稼生长的声音
那是多么快乐
许多年后看见我们土豆般的子孙
在我们身边割草、放牧
然后口含手指目光凝睇地
阅读我们爬满青苔的名字
那又是多么快乐！

无法回避，阅读过后我们当然会被立云主观结构的一个意境所感动，并在不知不觉中也以此作为自己寻找安慰的一个方向。但细细品味，我们几乎立刻可以看出这些诗句在呈现自身意义的同时加重了反讽。而诗人依然投入了他所有的善良愿望，以至忽略了读者。读者有可能在体察到被虚拟地安慰时，会立刻转而同情诗人的创造。

还有。还有一个事实需要指出，那就是象征手法在立云诗歌中的运用。在《黑罂粟》这本诗集里，可以看出被抹上象征色彩的诗有不少。《黑罂粟》这个题目本身就象征得不能再象征了。虽然《我看见了战区的耗子》等诗的意象还只是蹲伏在象征的基础阶段，但似乎没有妨碍立云使用它们的热情。当然，这是有代价的。象征手法在他的诗里至少——我用了一个保守的词——使他自觉地减弱了诗句本身的抒情意味，使他有时被困陷在叙事语调之中。接着他向前走了一步，他离开了原来的位置，使自己的诗句栖息在叙事与抒情重合的那一部分。“黑罂粟开放了！”我们理所当然地看见了它黝黑的有毒的花瓣上所浮起的亮斑：

如果你的嘴唇有幸和它相触
你是无辜的
穿过旧梦你将看见它大朵大朵的花冠
在天空下缓缓开放
遮天蔽地！如缓缓展开的云团
缓缓展开的墨渍和火焰

仍然以虚拟的语气开始，然后是安静的呈
迷，汹涌的激情如潜伏在诗行下面的暗流，表现
了对人类战争的坦然态度和承认它不可抗拒的
客观性。这是一种认知意义上的境界。对于战
争，立云在《结局》一诗中也曾直接了当地抖出
了自己的结论：“现在有人正用最高的智慧和激
情/在挖掘你们的坟墓”。如此理性的、尖厉的
句子，使不可感的思想变得似乎可感起来；但在
《黑罌粟》中表达类似的感觉与情绪时，诗句被
可感的意象亢奋地持久地支撑开来：

然而你们！你们这些
活着，而且清楚地知道疼痛的人
你们这些整日迷恋于花丛的人
请从我的身边走开！就留下这片花朵
醉我永不愈合的伤口

这一节诗使我们能够穿透象征，接受更为深奥的隐喻，直达事物的本质。它是全诗的结尾。高潮——持续的昂扬之后我们所期待的高潮——终于似现未现。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立云的笔触有可能依然象罌粟的根须，对战争与人类的微妙关系进行着精细而独到的探索，直到这所有的根须碰到比岩石更坚硬的物质，再被坚硬的物质包围，然后根须扭转方向返回了初始，以安慰自己的灵魂。

够啦。《黑罌粟》这首诗的读后感到此结束。我们早就不需要罗列例证。这的确够笨拙的。其实我应该避开对立云的诗歌作任何具体的、技术性的分析，说点别的，这样我的任务就会简单得出乎意料。

譬方我得说明，能为立云的诗集写序，我感到有幸。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向读者介绍立云的机会。我喜欢他的为人和他的诗。这算是开场白。

谨此为序。

1990年4月20日于北京

1212110

目 录

蔡椿芳

1
4
6
8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黑罍粟缓缓开放(序)

回答
仰望故乡
雨中
我看见战区的耗子
军车驰过麦地
雨季来信
食指
凝望
梦中的女友
掩体
烟的滋味
对手
啸声

27	月下酒
29	飞越黄昏
31	纵深地带
33	硝烟散尽之后
36	他们的名字
38	流弹意识
41	最后的高地
44	净化水
49	女记者
51	停战消息
54	告别塹壕
56	幸存者
58	零点归来
60	走在阳光里
62	重返家园
64	寂寞
66	有关水的传说
68	黑罍粟
71	牧歌
73	望星空
75	独语
77	隔墙的声音
79	风说你要来

81	节日的夜晚
83	沉船启示录
85	墓志铭
87	四月五日纪事
89	山问
91	安魂曲
93	黎明的风
95	望归者
97	受阅的女兵走过大街
99	记住,请记住
102	界碑
104	两心之河
106	结局
109	关于战争的童话
111	红土地
119	无字碑
125	白岩石

回 答

我从未想到过和它遭遇
只因它在我故乡踩下的脚印
残忍而深刻
多少年了，那儿的土地
至今一片血色
那儿的老人夜不能寐
梦里依然听见一片密集的枪声

它是一眼深不可测的井呵
井里漂满死水
爬满阴森可怖的苔藓
如果你不慎跌落
你就会成为井底永远的婴儿
那是任何高耸的石碑
都无法打捞的

但我是士兵，是那种
唯一能让脚踝长出根须的人
即使把我播进泥土
我也会翻身而起
高举那条不屈的断臂
让它在风里雨里旷世的寂寞里
开出最美的花朵

同时我又是一个男孩的父亲
他天性尚武
一支枪的构造早在摇晃的童车上
就熟悉得让人心惊
我知道我一旦倒下
许多年后又会有一条好汉
踩着我的足迹
喋血出征

何况我还是个诗人
那种爬行类动物
假如我的手不沾几点鲜血
又怎能明白
我的诗，曾丢失什么

因此我不去蹈火

——谁去？

战争！你这身披黑袍的恶魔

现在请看着我的前额

那儿宽阔饱满洁白若雪

如同一只熟透的石榴

然后你来吧，来吧，来吧

假如你失手把它打开

从那里炸裂的

是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颗粒

1990. 4. 22 蓟门桥



仰望故乡

在这样的夜晚我常常彻夜奔走
从来都裸着双足，放肆地
踩向草丛踩向沼泽
记忆中的每一只脚印
都蓄满春天的温情

或者我们在静静地游动
给偷食谷粒的野兽
布置下一些陷阱
我们是至高无上的
即使走过最恐怖的森林
也从不用耽心有隐蔽的枪口
突然袭击我们
我们只在猎枪偶尔哑火的时候
把枪管掉转过来
才闻到点火药的滋味

在这样的夜晚
我们总这样奔走
凭几句乡音就能敲开
任何一道柴门
在亮如琥珀的松明火里
我们大碗喝酒
我们和衣而睡
我们的汗臭与狐臊彼此缠绕

走过山垌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那时我们会象仰望太阳那样
仰起头颅
看青青碑石在月光下闪烁
那儿住着我们的先人

生在故乡死在故乡埋在故乡
永远听庄稼生长的声音
那是多么快乐
许多年后看见我们土豆般的子孙
在我们身边割草、放牧
然后口含手指目光凝睇地
阅读我们爬满青苔的名字
那又是多么快乐！